

景丰 著

# 文化漫步

呼唤芦苇  
古城墙的追忆  
莫高窟浮想  
新加坡巡礼  
哈尔滨印象

辉煌的低级政治形态  
何为先进文化  
在精神层面我们尚未进入工业文明时代

景丰著

化  
回  
漫  
步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漫步 / 景丰著.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5043-5320-7

I . 文… II . 景… III .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9325 号

### 文化漫步

---

作    者	景    丰
责任编辑	刘    君
封面设计	大盟文化
监    印	赵    宁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10 (千) 字
印    张	8.125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5320-7
定    价	1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自序

我这一生曾被三个散文大家强烈震撼了。

第一位是恩格斯。他的著名散文篇章《从巴黎到伯尔尼》30年来就没有离开过我的身边,时常捧起来读。啊呀,恩格斯,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徒步从巴黎走到了瑞士的首都伯尔尼,把沿途所见所闻记载了下来,边记载边评论。政治、经济、文化、风土人情和色彩斑斓的欧洲景色融于一炉。随着恩格斯的笔触,读者可以亲临19世纪的欧洲腹地。看看这句:“法国三面临海,境内有五条大河朝着三个方向奔流;北方的气候同德国和比利时差不多,南方的气候和意大利差不多;北方出产小麦,南方出产玉蜀黍和稻米。北方出产油菜,南方出产橄榄树;北方出产亚麻,南方出产丝绸,而且几乎到处都出产葡萄酒。”接下来恩格斯就把法国的著名葡萄酒历数了一通,然后就称赞了巴黎,描写了河流、山脉和农舍,描写了人们的心态,那诗一样的语言简直让人如醉如痴。

第二位是罗莎·卢森堡。我16岁也就是1974年时曾在文津街的老北图把她的《狱中书简》一书全部抄了下来。这本书是这位美丽的女革命家在监狱中给她的密友、李卜克内西夫人的一束信札。暴雨、闪电、彩霞、歌唱的夜莺,铁窗、蝴蝶、女囚、挨打的罗马尼亚水牛,在这位美丽革命家的细腻笔触下鲜活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令人心灵发颤。

第三位是余秋雨老师。他的《文化苦旅》支撑我度过了90年代。那时我很少读书，但《文化苦旅》除外。在许多个深夜，我的心灵伴随着秋雨老师走访莫高窟，探望都江堰，穿越三峡，登庐山，游西湖，听夜雨，赏腊梅。心灵得到了极大慰藉，精神生活也变得十分丰盈。我十分喜爱余老师的文辞、文风、文采、文思、文气。进入新世纪后更有机会听了秋雨老师的许多讲座，渐渐也尝试着动笔写起散文，像一个小学生那样一笔一画地蹒跚起步了。

当然，我也读了不少其他名家的散文，特别是一些科学、哲学、艺术和各个专业大师的散文。读他们的散文，就跟随他们进入了一个个神奇的领域，跟随他们析万物之理，判天地之美！

散文是什么？上次看一篇文章里讲大师级作家的特点时说这些大师必须要具有宏大磅礴的叙事气质、潇洒驰骋的哲思空间和巨大的艺术跨越能量。我觉得这三点用于散文的定义也适合，磅礴叙事、驰骋哲思、艺术跨越。一个人一旦形成了这三种能力，那么他或她写出的散文会含有多么深刻的思想，多么动人的画面，多么令人震撼的艺术冲击力啊！

思想性是散文的灵魂，这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心理学家李子勋老师，每次听他的课都能感到来自哲学、科学、艺术及心理学研究前沿的思想冲击，不断让我顿悟，不断把我送上思考之旅。

学习写散文，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莫大的喜悦。再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就要把那里的景色、社会文化、历史写出来，无形中也迫使 I 读了许多书。回忆四合院、古城墙、芦苇荡，叙述新加坡见闻，解析秦始皇陵，畅谈当代文化……把这些习作送给老师和朋友，竟得到了许多鼓励和称赞。我感到撰写散文已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散文构成了我重要的精神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心潮澎湃，

鼓起了新的生活风帆。

我没有幻想在散文写作上有所作为,但从事散文写作却成了我提高精神生活层次的一个动力,看书要比先前认真多了,目的是为了能在散文写作时将其阐述出来;观察风土人情时也比以前细心了,目的也是为了能在散文写作时将其叙述出来。散文也成为我与各领域老师沟通的方式,使我与多位专家学者成为好朋友,也帮助我更好地展开本职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赶上了一个互联网时代,网络文化风靡整个世界,网络文学的兴起也使所有文学爱好者眼前天地大开。只要有真情、真心、真话,就可以直接把自己的心声和思考在网上公开发表,径直去接受读者的评价和拷问。这是一个文学空前解放的新时代。我这二十多篇散文随笔及文化散论就是在网络上产生的,其间还得到了多位老师的鼓励和指教,逐渐有了汇集成书的念头,今天在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各位老师的关心指导下终于实现这个目的了。

把散文写下去,至死方休!

文化漫步

## 目录

<b>一、散文随笔</b>	.....	1
呼唤芦苇	.....	3
古城墙的追忆	.....	8
四合院追忆	.....	16
先农坛的追思	.....	24
天坛的追问	.....	30
琉璃厂的追忆	.....	35
莫高窟浮想	.....	40
西夏王陵侧记	.....	47
丁香魂	.....	53
回忆王锦环校长	.....	61
梨花情	.....	68
韭菜莲的故事	.....	73
回忆 1970 年冬天那次拉练	.....	79
师大附中愧忆	.....	86
小议喝酒	.....	98
永远怀念父亲	.....	102
回忆戏作《望海潮》的日子	.....	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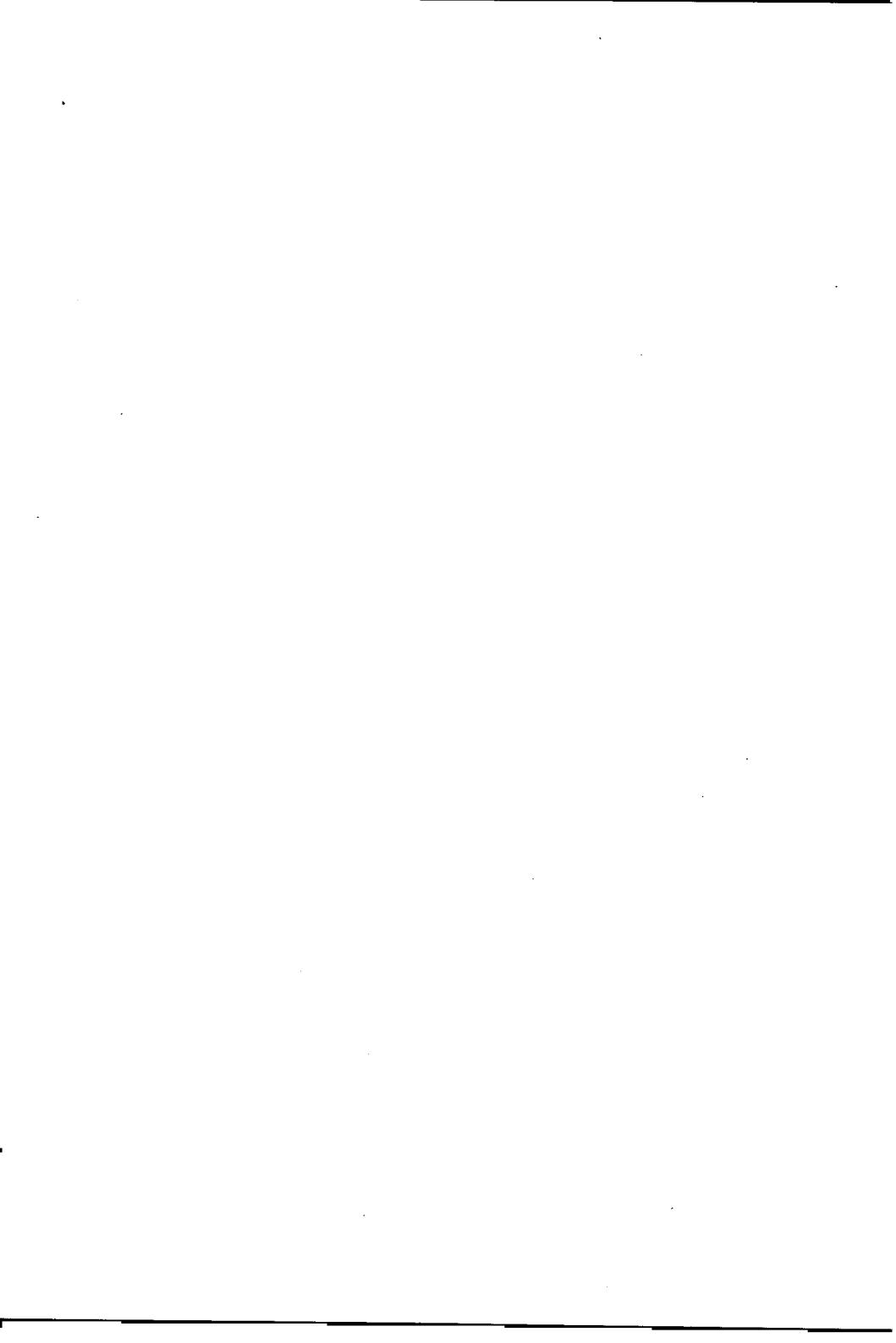


## 京都文集

哈尔滨印象 .....	115
黄龙、九寨沟印象 .....	131
新加坡巡礼 .....	137
美国杂忆 .....	157
大庆之行 .....	180
与津未玄夫聊天 .....	185
我一生最重要的场所 .....	187
<b>二、文化散论 .....</b>	<b>193</b>
辉煌的低级政治形态 .....	195
原型、范型、典型与类型 .....	203
李尔王的启示 .....	210
恒星心态与黑洞行为 .....	215
直线逻辑思维、循环思维与混沌思维 .....	220
在精神层面我们尚未进入工业文明时代 .....	229
何为先进文化? .....	238



一 | 散文隨筆 |



## 呼唤芦苇

已经多少年没有见过成片的芦苇了，真的想念这缥缈渺渺、宛如青纱帐般的禾科草本植物啊！

我出生并居住在北京，北京曾经是水乡，当然也是芦苇的故乡。城区的陶然亭公园曾经芦苇成片、随风摇曳，昭示着这家公园的平民主题，向金碧辉煌的皇家园林宣叙着恬淡和永恒；京郊则芦苇荡铺天盖地，音响诗般地向世人展示着这里的古朴风情。

1970年冬天，我随着野营拉练大军在大兴县行走了几百公里，京开公路两侧芦苇丛丛，在冬日的阳光下闪耀着迷人的光彩。我们途经的每个村落都有冰封的池塘，池塘的周遭则是大片的芦苇。小学六年级的我们在休息时都直扑苇塘，喧闹着在冰面上滑过，呼喊着在苇丛中穿行。此时的芦苇秆、叶已完全变成金黄色，而顶端的芦花则呈现着神秘的银白色，给单调的北方大地带来了一道夺目的色彩。

那时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在萌动中，大规模平整土地的风潮尚未兴起，京郊仍保留着相当多的自然生态，村与村之间尚存有大片野地，那里会有池塘、土丘、树林，周边则往往是先人栖息的坟地，在坟地间也一定会有一两丛或稀疏或稠密的芦苇为墓主人守候着，送来春讯，招来夏风，迎来秋霜，唤来冬雪。纯朴而多情的芦苇啊，你不但伴随着这里人们的漫漫今生，更呵护着他们万古长眠。我和小伙伴们悄悄从坟地中走过，望一望那静穆的芦苇，不再喧哗。



终于，在一个夏末，在我十七八岁的一天，在十三陵地区，我第一次见到了芦花初次绽放、风华绝代的一片芦苇。这是一片正值青春期的芦苇，通身青绿，苇秆纤细但并不柔弱，腰身挺拔而不张扬；苇叶则衣裙般地裹在苇身上，飘逸而洒脱。顶端的芦花以一种具有跳跃感的紫色为基调，又敷上了薄薄一层银色的金属光泽，惊艳而不俗，亮丽而温润。我情不自禁地在追问：“这可否是天仙脸颊的颜色？”微风中芦花不语，躲闪着我的目光，那是少女情窦初开时的面容，那是少女独有的羞涩表情。风又大一些了，这一大群天仙随风起舞了，这一大群少女临风摆袖了，随风飘来了苇叶、芦花特有的清香，沁人肺腑，我心中不禁赞叹：已将神采见人世，又吐芬芳馨寰宇。我站在夏日的北方田野，望着这绝美旷世的自然画卷，承接着上天特地为我开设的一节美育课，领悟到了一种大美、奇美、纯粹美！

我不敢惊动她们，没有走进芦苇丛，生怕踩坏了哪一位的玉趾，更不敢折取一枝，如那样更是罪无可恕。我目不转睛地观赏着、赞叹着，试图把每一支芦苇、每一朵芦花都记在心间。啊，她们太多了，让徐悲鸿先生魂牵梦绕的八十七神仙卷霓裳飘飘，不过区区八十七位神仙，而这里则是仙女列阵八十七万！都说人算不如天算，人画又岂如天画！那人工画卷上怎会有这天然画卷的娇艳色彩，怎会有这曼妙轻盈的婆娑舞姿？微风中，芦苇不语我代言，芦花无言我代言。我认定她们是京郊大地之灵秀，是这块土地上美的精灵！是的，全世界到处都有她们的身影，但只有中国北方原野的背景才与她们的身姿相匹配，才构成一种东方古国情调的古朴美。只有京郊的空蒙山色、潋滟水光和馥郁的乡土气息才与她们的风韵相一致！我断言：一旦她们从这块土地上消失，这块土地将失去一种独有的灵气。

1976年，我到永定河边的一个村庄插队。永定河大堤逶迤北来，又逶迤南去。堤下是成片的芦苇，人们在利用芦苇发达有力的根茎保土固堤；堤坡上有无数的芦苇垛，那是古代就使用的防

洪材料，沿用至今。那些年连续干旱，永定河河床被分配给两岸的公社、大队耕种。我在那里三年，只见过一次来水，那水是混浊不清的，缓缓地只在河床中央窄窄地流过。由于干旱，堤下的芦苇弱弱的，品质与我先前所见大相径庭，苇秆很细且偏矮，芦花花穗很小且粗糙，颜色中也不见了那夺目的紫色和银色。我颇为失望地徘徊在大堤上下，心中怀念着先前所见的那片芦苇，那片震撼我青春心灵的青春芦苇。

一次冬日的午后，我路过堤下，收割后的苇地上有一群人在忙着，他们用笤帚扫着芦苇茬，将土、苇叶、杂草扫成一堆，再用筛子筛，簸箕扬，最后竟收获了一小捧绿豆！跟他们聊天，才知道他们是河北人，他们那里更穷，吃不饱，只好沿大堤扫拾野生绿豆，收获颇丰。这引起我极大兴趣，到夏天时我真的钻进芦苇丛，向下望去，终于看见了一丛丛绿豆秧，它们的枝蔓缠绕着芦苇根部，向上攀爬着，开着些细碎的小花，显得生机盎然。呀，芦苇丛中别有洞天，竟庇护着中国北方一大名产的原生态品种，这让我极为感动。绿豆，原产我国，栽种较广，可食用、入药，药性清热解毒。这与芦根的清热生津、除烦、止呕、止咳的功能有异曲同工之效。它们生在一处、长在一处，形成了相同的脾气秉性，多好的一对伙伴啊！千百年来它们为我们祖先的健康生活帮了多大的忙、出了多少力啊！

当然，芦苇的用途还广泛得多。那时，农家的屋里屋外、庭院上下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屋顶是清一色的苇箔，炕上铺着挺实的苇席，窗上挂着轻盈的苇帘，鸡笼上覆盖着厚实的苇席，粮仓里的粮食也铺着大片的苇席、盖着大片苇席。在阳光照射下，苇席、苇箔、苇帘向人们散发着微微的香甜味道，也传递着一种诗意，一种怡然自得的生活气息。当五月初五端午节到来的时候，无论生活多么清贫，家家户户都会忙着采摘苇叶、泡好黏米，准备好红枣，有说有笑地包起粽子来。当粽子上锅后，一股隽永的清香开始弥漫庭院、弥漫全村，人们在这甜香的氛围中缅怀先贤，叨念着



共同的话语。

经过 70 年代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京郊大地广泛开展了平整土地的热潮，土岗被夷平，池塘被覆盖，芦苇也被砍伐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平整划一的农田，笔直的道路和路边那连接着天际线的白杨树。较以前，庄稼的产量大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了。但人们却失去了以芦苇为原料的各种生活日用品，塑料制品趁机而入，大行其道。于是，塑料布铺上了农家床头，塑料盆摆放在屋里屋外，还有田头的塑料大棚、塑料薄膜，在炙热的阳光下，向空气中散发着怪怪的芳香烃的气味。不少地方的人们把用过的塑料布、塑料袋随意抛弃，各色的废塑料堆在田头地角，塑料膜则挂在树枝、荆棘上，迎风乱晃，以无序扰动着人们的正常心态，以混乱消蚀着人们的美好希冀。

为了绿化北京，有关方面从国外引进了不少优质品种的植物，春花秋叶，异彩纷呈，加之耀眼的高楼大厦，驾车行驶在市区、郊区，一眼望去，俨然一派大国之首都气象。但我总有一丝丝隐痛，我曾在描写京郊景色的明清山水画中见过的情景怎么不留一点痕迹呢？那种古国淡泊清远的气韵，那种古国刻骨铭心的色彩，那种古国沉稳冷静的性格都哪里去了？怎么就不能给我们留下一些呢？北京真正从古代景色中走出来不过区区一百多年，怎么把古国气象舍弃得这么快呢？

恢复一部分吧！起码先恢复几片芦苇，首先从陶然亭公园做起吧，北京把所有的公园变成一张面孔的做法也绝对没有出路。一旦有一天陶然亭的芦苇铺天盖地了，一年四季都会吸引人的。因为许多古典诗词的意境都会在那里重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芳树下，夕阳边，睡觉芦花雪满船。”要知道，中国最早的几首爱情诗就是在芦苇旁边吟唱而成的。芦苇成片后的陶然亭公园每年还可以举办一个月的芦花节，北京人都会去，外国朋友也会去，因为芦苇长在中国和世界的四面八方，长期荫庇过人类的祖先，任何人一进入芦苇丛都会有生

理反应,形成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继而会追忆祖先、追忆远古、追忆幽情,那个被时代潮流追赶的上气不接下气的心胸也会慢慢宁静下来。

《本草纲目·草部四》:“毛苌诗疏云:苇之初生曰葭,未秀曰芦,长成曰苇。苇着,伟大也。”又“北人以苇与芦为二物,水旁下湿所生者皆名苇,其细不及指大,人家池圃所植者,皆名芦,其秆差大,深碧色者,亦难得。然则芦苇皆可通用矣”。(《辞海》,第633页)。

芦苇,会在京城的某个角落再现吗?会在京郊田野上再现吗?这种构成了伟大气象的伟大植物何时能回到我们身边?



## 古城墙的追忆

我小时候北京古城墙的主体还没拆，有幸目睹并接触过她的伟岸身形。

那时候北京城内外虽然出现了不少新楼房、电线杆、柏油路和电车汽车，但由于有宏大的古代城池建筑系统的存在，让一切现代化的努力相形见绌，北京仍是一派浓郁的古都风貌。沉稳的青色墙面为北京定下了基调，巍峨的城门楼连接着漫长而浑厚的墙体仍在为北京勾画出那条古老的天际线。

我儿时家住在法华寺附近，记得每次去东单公园、东单文具店都要经过崇文门城门，少不了先要从护城河的桥一侧溜下去，去看看清澈的流水，看看水中的鱼儿，总想捉几条上来。只记得河两岸有不少石块被水流冲击着，挂满了苔藓和水草，水边鱼腥味很浓。护城河的斜坡上长满了杂草和小灌木，隔不远就有一个下水道往河里倾倒着生活污水，河面就脏上一段，然后就又变清了。

崇文门门楼正面的墙面上斑驳不堪，走进城门洞还真的有一种进了洞的感觉，夏天走过会凉爽一些，也会隐约闻到一股沁人肺腑的土腥味，有时会有一些路过的小孩大喊一声，声音被放大，然后是得意的笑声。城内有贴着城墙的一条小土路，城门楼两边有供登上城墙的砖石阶梯，但终日被一根木栏杆挡着，我和几个小伙伴每次都会爬到栏杆处，隔栏相望，总是怏怏而归。城墙上长着不少酸枣，墙面上长满了青苔，放眼望去郁郁葱葱。不知怎

的，在城墙内侧玩耍总有一种冷森森的感觉，四下无人的时候一种荒凉感会袭上心头。我们会兴趣索然，飞快地跑向东单公园的滑梯，跑进长安街的文具店。

1965年春天，我家搬到了和平门附近。要经常穿过城墙豁口去和平门里买东西。“十一”前夕听说前门城墙边上来了许多礼炮，急忙和小伙伴去看个新鲜。只见在庄严的古城墙下一溜排列了100多门小山炮，用绳子在树之间拦着。我们都很失望，这些炮都很旧、很破，大部分都掉了漆，基本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有的轮子一个颜色深一个颜色浅，跟电影里解放军的大炮差距太大，但就是这些炮，等到“十一”那天还是让我感到了惊天动地的轰鸣。

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完整的北京古城墙了。没过多久，城墙脚下开始出现成群结队的施工人员，浩大的地铁工程开始了。似乎是三个工程并举：一是将南边的护城河一侧挖开修建巨大的钢筋水泥槽，再加盖上水泥板，变明河为暗河，护城河消失了；二是在暗河边同样修建更为庞大的钢筋水泥槽，这是未来地下铁道的涵洞；三是开始拆这两个工程北侧的城墙和城门楼。

当我和小伙伴们来到城墙边的时候，和平门与前门之间已扒开了几个大口子，墙体内容带赭红色、细软的黄土从城墙长的脊背上流了出来，一直流到路边。我们顺着土坡向上爬去，土没过了我们的膝盖，顺着我们的脚向下继续流动着，我们兴奋地向上爬，径直爬到了墙顶。啊，这坚实的墙顶！极目远眺，一种家园感油然而生，就像偶尔爬上了我家的院墙，居高临下地望着我熟悉的院落。抬头向东南，可以望见天坛，蓝色瓦顶清晰可辨；举首东北，可望见景山，几个小亭排列有致；放眼向西，可望见西山山脉，青色山脉的褶皱历历在目！平时在地面看到的那些寻常屋巷，在这里看上去却十分美观，大片的民居鱼鳞似的错落排列，几乎每个屋脊都被一棵树虚掩着，极富诗意。不等我看个够，小伙伴们已经在呼唤，大家向另一个豁口跑去，那里刚被挖开，土坡离墙顶有三四米高，男孩子们兴奋地